



杜喆煦说，设计过程中，团队不仅要与传统意义上的业主方沟通，还要与宗教管理部门、文物保护部门等等机构经常沟通，采纳各个方面的建议。“为了避免与教堂主楼的26米高度（尖顶51米）竞争，我们将新建筑高度控制在18米。”

现在我们看到的徐家汇书院与徐家汇天主堂围合了一片城市广场，立于教堂的身边，徐家汇书院显得质朴低调，但又让人很难忽略它的存在。这种“相得益彰”的效果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

杜喆煦介绍，首先从建筑总体的形态而言，徐家汇书院采取了比较经典的几何形态。“我们希望书院的建筑形式是能经受时间考验的，而简单沉稳的形式，就是一种可以传承的经典。”他介绍，经典的建筑，一般会追求理性和规整，比如教堂，通常都是左右对称的。在设计徐家汇书院时，建筑师也采取了经典的比例和理性的线条。

另一个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原因，是徐家汇书院的外立面。徐家汇书院正对广场的立面由细长的立柱构成，从地面垂直延伸到屋顶。立柱包裹了整个建筑，使整个建筑体量抽象且统一。这些立柱也形成了各层的敞廊，强化了广场与新建建筑的关系，成为联系书院与广场的特色过渡空间。

“我们通过对上海传统建筑材料的全面研究，选择了混合石材骨料的预制混凝土来建造这些立柱和外立面的其它部分。”杜喆煦所说的“混合石材骨料的预制混凝土”，就是游客可以看到的立柱表面凹凸不平的材质，这种材料在上海很多百年小洋楼的外墙上都有相近的做法。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熟悉的外墙，才让很多游客都误以为徐家汇书院是由老建筑翻新改造而成的。

谈到新建筑与老建筑和谐，过去也有不少地方用到了模仿老建筑的方式，希望达到“真假难辨”的效果。那么徐家汇书院设计时为什么没有让它看起来很接近教堂的风格呢？杜喆煦解释说，在徐家汇天主堂旁的新建筑，不能“抢风头”，刻意去模仿会让新建筑与历史建筑形成一种竞争关系，新建筑的目的是要烘托教堂。徐家汇书院也采取了米白色为基调，无论从形态上还是外立面的材质上都没有去模仿教堂。

最终，徐家汇书院以一种返璞归真姿态来到大众面前，“迷惑”了大家的双眼。

让图书馆拥有“社交感”

上海图书馆东馆建成后，上海的时髦人士有了新的活

动——打卡图书馆。如今，去图书馆和去美术馆看展、去露台喝一杯下午茶、去迪士尼踮起脚尖与城堡合影一样，是年轻人的时尚活动。尽管有人批评打卡图书馆的人并不阅读，但已经改变功能定位的图书馆，可能不是特别介意留影的小哥哥小姐姐阿姨叔叔们到底有没有“看书”，因为图书馆本身已经从单纯的藏书、研究、借阅的功能，迭代为接近社区公共空间的概念。

今天的图书馆接纳所有人——只要你不影响别人，你尽可以在图书馆里发呆、打盹、学习、“搬砖”……

承接上图东馆设计的SHL建筑事务所，是一家在图书馆建筑上有丰富经验的事务所，代表作有丹麦哥本哈根王家图书馆、加拿大哈利法克斯中央图书馆、新西兰基督城中央图书馆等。SHL建筑事务所负责上图东馆项目的建筑师林婧说，上图东馆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喜爱，最主要是迎合了“大阅读”时代大家的需求。随着传播技术的变化，如今的“阅读”已经不再局限于“读书”，城市居民需要一个可以自由阅读和交流的空间。这种交流可以通过一些活动来实现人和人的交流、人和作品的交流，也可以是在图书馆里人与书的交流。

上图东馆总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地上7层，地下2层，是目前国内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图书馆。它的外观如同一块不断被雕琢的玉石，安静地屹立在城市绿地中，而在功能上，则与已有的以藏书为主要功能的上海图书馆（本馆）形成互补。

林婧介绍，上海图书馆作为业主提出希望建设一座面向未来的图书馆。当时的目标是“十年领先、二十年不落伍、五十年成经典”。但一开始大家并不清楚“未来的图书馆”是什么样的。整个设计过程中，团队与上海图书馆的管理者、专家学者进行了很多轮的讨论，每一次会议都有几十人参加。

“上海图书馆在全球图书馆行业中备受尊重，上图的专家学者眼界开阔，经常到世界各地图书馆交流，他们对设计也提出了很多非常专业的建议。”设计团队不仅采纳专家学者的建议，上图方面还组织忠实读者为新馆出谋献策，有一次活动专门邀请读者体验家具样品，请他们提意见。

最终，上海图书馆的外形以雕琢的璞玉为灵感，有了现在的样子。而中国文化中，“玉不琢不成器”本身就是指人需要接受教育、获得熏陶才成为真正的人。林婧介绍，设计团队常常到上图东馆旁的世纪公园去观察环境，中国园林中常用的山石造型启发了建筑师们。“太湖石通常是园林的视觉焦点，也是士大夫和文人墨客聚会交流分享的地方。”